



特首梁振英昨宣布，成立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領導，爭取在年底左右正式發表諮詢文件。本港政改從醞釀期，正式進入到啓動期。實現普選，是市民的普遍期望，亦是香港政制發展具里程碑意義的大事，社會各界應立足於香港長遠和整體利益，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法律框架內，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客觀冷靜地分析討論，求同存異，凝聚共識，得出社會廣泛認可的政改方案，盡最大努力達致普選目標，避免原地踏步。

為順利展開政改諮詢，首要確保相關討論

須在法定的正確道路上進行，不能跑偏，更不能脫軌，否則將無助甚至危害達致普選的最終目標。這條道路就是在「一國兩制」基礎上，按照《基本法》規定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通過「五部曲」來實現。《基本法》第45條清楚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在這個憲制框架內，所有的細節均可商討，任何違反及偏離的討

論，都只是節外生枝、注定徒勞。

在正式展開政制諮詢前，社會已有討論，特首梁振英亦聯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宴請包括反對派、建制派和中立學者等不同背景的人士共商政改議題，分享政改看法，頗具誠意就政改問題進行廣泛諮詢，收集及交流社會各界的政改意見，為啓動公眾諮詢做了大量準備，堪稱「沒有諮詢文件的諮詢」。接下來，期望林鄭月娥及其領導的小組，能夠全力做好政改啓動的工作準備，更廣泛傾聽市民意見，展開對話協商，提出可行的具體方案，為實現普選目標而努力。

目前，社會上對落實2017年普選的政改方

案，存有較大爭議和分歧，要達成一個具有廣泛共識的方案，困難不小。這就需要社會各界回歸理性，以務實態度進行對話和協商，才能醞釀出一個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所謂回歸理性，就是莫偏激，越是存有較大爭議和分歧的議題，以偏激的方式表達意見，就越難達致共識。尤其是毫無妥協的漫天叫價，固執偏激的細鄉鄉迫，如「佔中」、「公民提名」等，只能導致尖銳對立，社會分化，損害本港的社會安定、經濟民生。

所謂務實態度，就是要符合港情。香港不是一個國家，亦非獨立的政治實體，設計的

普選制度，必須考慮和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相適應，必須遵循「一國兩制」方針，必須處理好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因此，不論對政改方案持何種觀點，何種立場，都要顧及香港的政治社會現實，單單只強調自己一方的主張和見解而不顧法律規定的實際，民主政制的發展只能是空中樓閣。

香港政制向普選邁進乃衆所盼望，如不盡最大努力避免原地踏步，大家都將是輸家。各界應善作妥協，以對話代替對抗，藉對話尋找出路，凝聚政改共識，才能實現2017年普選目標。

香港商報評論員 周武輝

商報快評

讓港民主進程勿再受阻

殷翔

政改諮詢小組昨日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中）領導。

梁振英昨日宣布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領頭，成立高規格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爭取年底左右發表諮詢文件，正式啓動政改諮詢。促進民主進程是社會各界的共同願望，但本港政黨對立嚴重撕裂社會，衆多肆意違背基本法的政改意見，令凝聚最大共識的普選方案難產。長此以往本港民主進程有可能被迫原地踏步。社會各界亟應將討論焦點，凝聚在法律允許範疇之內，才不會虛耗時日，本港民主進程才有望再度起錨。

啓動政改諮詢時機恰當

泛民政黨一直指責港府故意延後政改諮詢，這其實不符事實。本屆港府上任僅年餘，距離下屆特首普選仍有3年多時間。以目前政見嚴重對立的情況之下，過早開始政改諮詢，只會令社會陷入無休止的爭論，加重對立和撕裂。既無益於普選進程展開，又阻礙正堅實推進的，關乎民生、經濟的重大發展政策順利推行。其次官方要展開政改諮詢，需首先廣泛了解社會各界民意，草擬一個能體現大多數市民意願的方案。以本港社會對政改方案的嚴重對立，顯然難以取得這個大多數認同的草案，這也是官方諮詢難以提前落實的主要原因。再則林鄭月娥昨日亦透露，港府早已接觸多方面人士，聽取政改多方面意見；行政長官也已先後出席4場晚宴，與不同人士分享政改的看法。批評港府不重視政改顯然有欠公允。

真正浪費政改諮詢時間、頻起波折的恰恰是泛民政黨。一開始是質疑「特首需愛國愛港」的基本條件。本港憲政基礎、香港特區基本法明確規定，特首必須同時向中央政府和香港行政特區負責，盡忠職守。而作為中國香港特區的公民，愛國愛港更是每名市民應有之義。連愛國愛港的基本條件都肆意破壞，特首普選如何展開？再就是愈演愈烈的所謂「公民提名」，及要脅不按其所提普選方案就佔領中環、癱瘓港府的「佔中」行動。基本法明確規定了，特首候選人必須由提名委員會以民主程序提名產生。「公民提名」這種另生枝節、明顯不符基本法、不可能實施的普選方案，恰是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的最大障礙。至於反中亂港的「佔中」行動更是人神共憤，怎能因政見之爭就肆意危及市民生活，破壞本港社會和經濟？歷次民意調查反對「佔中」的市民均佔多數，「佔中」舉行的活動響應人數均遠遜組織者預計，民心所向可見一斑。

政改討論須回歸基本法

政改方案的討論應盡早回歸守法正軌，普選才能順利展開。由早前多名中央領導的相關表態，到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苦口婆心的規勸，直至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梁振英的發言，均明確了中央政府的底線：就是特首普選必須嚴格按《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的程序進行。任何違背基本法的普選方案都是不可能實施，沒有還價的空間。政改諮詢專責小組之一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亦強調，今後政改討論必須在基本法框架下進行，如有任何違背將不可能考慮。不論任何形式或名稱，政府都是用同一把尺考慮。這把尺，就是《基本法》。

其實按《基本法》，政改方案可供討論的空間仍然很大。《基本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因此「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推選特首候選人的「民主程序」是政改諮詢的真正焦點。各界早日聚焦這兩個關鍵點進行討論，才有助於取得最大共識的政改方案早日產生。

美國債本質及對中國啟示

盧麒元

Future）。實際上，自冷戰結束後，美國右翼極度膨脹，財富迅速流向少數人手上集中，導致了美國的政治經濟嚴重失衡。美國國債問題就是這種失衡的一種經濟現象。奧巴馬作為左翼總統，意圖有所作為，但受限於自身能力，始終不得要領。本來，奧巴馬有機會做第二個威爾遜，但他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不太懂得形右實左的政治藝術，錯過了天賜良機。看來，美國也只能在未來的危機中變革了。

中國債務問題更值憂心

現實地看，美國國債上限問題，仍然算不上一場政治危機或經濟危機，美國仍存在解決問題的政治和經濟空間。所以，美國政府雖然閉門，市場大體平穩如常，社會也一如既往。然而，與之相對應，貌似仍健康的中國政府債務問題，卻已悄然成為一個令人惴惴不安的隱憂了。政府關門，是美司法體系提醒人民美國憲法的存在。同時，美國的權威機構和普通民衆，已在思考躲不過去的經濟規律問題了。筆者一直注意評級機構的計算，一旦美國的稅收無法覆蓋政府支出，美國政府的信用等級將會出現極為嚴重的後果，美元也將喪失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相信，成熟的美國政治家們是不會自尋死路的。反觀中國的政府債務問題，則更讓人憂心忡忡。既沒司法約束，也不在乎經濟規律，政治投機已慣性化和常態化，甚至成為了執政當局欲罷不能的選擇了。

鴛鴦政策無助風險管控

中國政府債務問題的肇因在於，政府債務沒有有效的憲政約束。即便是殘破不堪的《預算法》和《稅法》，也無法得到最起码的尊重。筆者始終不能釋懷2008年四萬億刺激經濟政策對憲政體制的傷害，允許地方政府無序舉債的經濟投機行為存在嚴重的政治後果。此後，地方政府的融資方式和數額皆無法律依據，地方政府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地方債五花八門且無償還安排。更恐怖的是，這可能還不是政府債務的全部問題，仍存在巨額隱性債務，政府的債務延遲和債務轉移問題已非常嚴重了，隱性債務可能已經遠遠超過顯性債務。如果精確

智庫爭鳴

聯匯改革應與時俱進

港澳發展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馬建波

1983年9月，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進入艱難時刻，又恰逢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機的持續深化影響，而引發香港信心危機和嚴重貨幣危機，導致港股快速下跌超過30%，港元劇烈波動並貶值接近1美元兌10港元。為此，港府緊急研究部署，同年10月15日宣布：10月17日起實施港元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機制，固定1美元兌7.8港元。以穩定香港的金融、貨幣市場。之後港府還推出聯匯強弱兌換保障機制，將港元波動區間控制在1美元兌7.75（強方）至7.85（弱方）港元之間，即金管局可在強弱保障機制內，根據需要進行市場操作，以確保香港金融體系和貨幣市場的穩定。

聯匯已完成歷史任務

香港聯繫匯率機制沿用至今已達30年，從宏觀而言，其為1984年12月《中英聯合聲明》的成功簽署，及促進中國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建立和推進改革開放戰略，創造了國際結算與穩定貨幣的有利條件。從微觀看，金管局通過對聯匯機制的不斷完善，也為香港成功抵禦1987年股災、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發揮了金融穩定器的積極作用。

隨着國際經濟與產業格局的不斷變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入演進。30年後的今天，有關方面和專家、學者已開始關注聯匯命運，並引發「繼續捍衛」抑或「適時改革」的諸多爭議。

堅持捍衛者，多處於繼續穩定經濟與貨幣市場的考慮，避免貨幣激烈波動造成對政體、經濟的衝擊。

而呼籲改革者，也是居於對香港產業空洞和經濟轉型的積極思考。可見，聯匯問題與其說是金融、貨幣問題；不如說是政治、經濟和產

業問題，當中已上升到政治的敏感高度，上屆和本屆特區政府都不願隨意觸碰突破，或輕易改弦更張，以免出現難以想像的波動或失控局面。因此，一繼續捍衛聯匯機制的穩定，也不失為穩健操作政局和掌控經濟形勢的有效策略。

然而，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內地對外開放的全面深入和香港綜合競爭力的日漸削弱，筆者認為，聯匯確實到了該理性面對和積極思考的時候了。香港自回歸以來產業空洞多時，經濟轉型艱難。因聯匯掣肘，缺乏獨立的貨幣與利率調節政策也是原因之一。香港必須盡快重建產業根基，否則以目前轉口貿易日趨萎縮，及超過70%大宗商品和日用消費品均靠國外和內地進口的香港規模而言，繼續保持聯匯機制，無疑滯礙消費，增加進口成本。加之香港港口貨運競爭力的持續弱化，本地政爭內耗不絕，閉關意識抬頭，及上海自貿區建立，內地開放效率提升等，都將進一步削弱香港的綜合競爭力。

追本溯源，回到30年前的1983年，香港聯匯機制的形成，有中國改革開放與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大時代背景。香港實行聯匯也是為中國內地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加入WTO、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實行人民幣匯改創造條件與機制準備。及對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由間接到直接掛鈎美元，及掛鈎一籃子貨幣的有序制度和過度安排（即：開放初期的港幣掛鈎美元，人民幣掛鈎港幣）。因此，香港聯匯機制的建立，促進了深圳特區的發展和珠三角區域的對外開放。隨着中國內地經濟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經濟的重要動力引擎。及2004年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啓動實施，人民幣國際化得到快速發展。今年8月底上海自貿區獲批，人民幣在岸與離岸結算金融雙中心同步推

進，加之有內地強大的實體產業支撐，標誌人民幣國際化正以上海為新龍頭，進入全面加速期。因此，從某種意義而言，香港聯繫匯率機制已完成其歷史使命，因此，當順應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做出歷史性的抉擇和與時俱進的改革。

可掛人民幣或一籃子貨幣

目前人民幣已同美元及一籃子貨幣掛鈎，並以巨額美元外儲和高達3.6萬億美元的美債儲備，作為穩定金融貨幣體系的重要槓桿。因此，有內地經濟的強大支撐和巨額儲備，有關方面研究港幣與美元脫鈎，或效仿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鈎，或直接掛鈎人民幣等，已迎來最佳時機。

有利增強綜合競爭力

聯匯的破局，或會導致短期港元匯率的大幅波動，即港幣將實現價值回歸，對美元快速升值，並逐漸接近人民幣1算。但長期而言，可增強港元購買力，促進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加快港陸兩地經濟融合與香港產業重建，並可立足香港自由市場、國際金融、法制效率等傳統優勢，抓住與前海、南沙、橫琴合作建立現代服務業開發區的契機。進一步擴大資本項目結算，擴充國際資產、資本、產權和期貨交易中心規模，增強香港國際金融市場的吸金能力。因此，長遠而言非但不會削弱香港競爭力，反而會增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競爭力。

10月17日是香港聯繫匯率實行30周年的重要紀念日，30年彈指一揮間，30年也是一個思索變革的重要時間窗。思考聯匯並非香港的禁忌，而應成為香港經濟與金融突圍的機遇；改革聯匯也並非動搖香港的穩定根基，而是為更好地融入內地經濟，持續繁榮發展。因此，香港有關方面，應同中國央行共同面對和積極研究聯匯的改革方向。畢竟聯匯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到香港回歸以來，就已非香港本身的貨幣制度問題，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金融紐帶，也是關乎中國未來產業、經濟和金融的全局性戰略問題。

商對論

「佔中」民調的結果與操作

李明生

先來一則新聞：「某某民望再創新低。」

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某某支持度跌至25%，較上次大幅下降7個百分點，至於反對率更高升至55%，乃調查以來的最高，民望淨值繼續負數，最新是負30個百分點，較前擴闊超過一倍，同樣是紀錄以來的最差。調查負責人分析評論，某某反對率超過50%者，屬於「表現失敗。」

以上報道，事實並無出現；不過，數字都是真實的，分析評論也是參照民調機構，只是當中的「某某」並非高官，而是「佔領中環」。

是故，不論民調機構，抑或委託傳媒，似乎都有手下留情，甚而尋求「平衡」的回應，例如說「25%數字不低，值得留意」。至於其他政見類同的輿論平台，也沒如常地轉載結果，自我審查篩選過去。廣大市民，要麼被蒙在鼓裏，要麼被灌輸洗腦。

同一「佔中」題目，同一民調機構，早前亦曾自行進行民意調查，不過內容則有所微調，不問「你是支持抑或反對」，而問「你覺得成功機會多大」。結果是，在全港市民的樣本之中，是74%表示「大」，20%表示「一半半」，